

山东陶瓷艺术发展史

魏嘉 高纪洋 郑艳 / 著



科学出版社

山东陶瓷艺术发展史

魏嘉 高纪洋 郑艳 /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东陶瓷艺术发展史/魏嘉, 高纪洋, 郑艳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2
ISBN 978-7-03-047361-5

I. ①山… II. ①魏… ②高… ③郑… III. ①陶瓷艺术-工艺美术史-山东省 IV. ①J5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1022 号

责任编辑: 董晓舒 / 责任校对: 张怡君
责任印制: 张 倩 / 封面设计: 黄华斌

联系电话: 010-6400 5207
电子邮箱: dongxiaoshu@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 年 2 月第 一 版 开本: 889×1194 1/16

2016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5

字数: 397 000

定价: 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前言

地处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地的六大区系之一，向来被人们视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代山东人民在这里劳动生息，创造了绚丽多彩的陶瓷文化艺术。山东陶瓷艺术历史悠久，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但长期以来，山东陶瓷艺术受学术界重视的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山东陶器最早可以追溯到后李文化时期，历经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到龙山文化时期工艺水平达到了鼎盛期。大汶口文化不但彩陶艺术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以其独特的纹饰和造型在早期陶器艺术中独树一帜，而且制作了中国最早的白陶，在全国居于毫无争议的领先地位。此后龙山文化的黑陶，无论从艺术还是从技术上来讲，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龙山文化的蛋壳陶，其制作技艺之精湛，无疑达到了原始社会制陶技术的顶峰，一直被后世津津乐道。

汉魏以来山东地区盛产的青瓷、白瓷，都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隋唐瓷业的勃兴、宋元以来瓷业的繁荣，均为中国陶瓷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淄博地区的寨里窑、枣庄中陈郝窑、临沂朱陈窑等生产了大量造型秀美、工艺精湛、胎坚质细、釉色艳丽的瓷器，反映出山东地区陶瓷艺术较高的艺术品位和独特的地域特色。及至近代，淄博“当代国窑”以强大的创造力，吸纳、凝练古今中外先进陶瓷文化之精华，开拓创新，发明了闻名国内外的滑石质、高石英质、骨质瓷等精细瓷器，发展了一批前所未有的名贵色釉、窑变花釉，以及精妙绝伦的刻瓷工艺，使淄博陶瓷在世界陶瓷艺坛上魅力四射，以“当代国窑”的崭新形象，巍然屹立于世界陶瓷之林。

本书以翔实的史料和科学的证据，简明而系统地描述了山东陶瓷艺术的发展历史，通过陶瓷考古资料，把许多重要的陶瓷考古发现详细的记述。全书近 40 万字，图片近 1000 帧、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不仅研究了山东陶瓷艺术本身的纹饰、造型等，还分析了与之相关的窑具、作坊、生产原料和燃料。这些实物资料进一步丰富了山东省陶瓷史的内容，为继承和发扬古代陶瓷工艺传统，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山东陶瓷艺术的成就，为中国陶瓷史谱写了灿烂的篇章。本书以山东陶瓷艺术的发展序列为主线，就不同的窑口、品种的烧制、造型、色釉、装饰等特色排比对照，同时结合有关史料，探求山东各窑系在陶瓷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虽然有些机构和专家对于山东省的陶瓷艺术有过一些研究，但都没有形成具有学术性和艺术性的专著或者文献，大多是从考古、历史，或其他视角进行研究和考查，缺少对山东陶瓷艺术进行系统的、完整的、全面的、深入的研究。本书将填补这一空白，将为研究山东陶瓷艺术的发展提供翔实的资料，是研究山东陶瓷艺术发展的重要文献。

本书对山东省陶瓷艺术发展所进行的全面研究，为研究山东的陶瓷史、绘画史、雕塑史，以及社会习俗等方面提供翔实的资料，同时也是传播山东文化、弘扬我国的民族文化的有效途径。本书力求从山东陶瓷艺术史的发展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采取基础理论研究、调查研究和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将研



究建立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到山东陶瓷产区进行实地考察，深入当地的博物馆和档案馆，掌握第一手资料，搜集系统的数据信息及资料。本书力求从实际出发，注重基础理论研究、采用访问调查法、实地调查法，还采用横向研究、纵向研究等比较研究法，对山东的陶瓷艺术进行研究，重点调研山东各窑口在全国的地位与地方特色。

本书全面搜集关于山东陶瓷艺术发展的相关文献资料和陶瓷作品图片，并对作品进行科学艺术的评论。该书立足于传播历史文化艺术，发掘传统文化艺术精髓，主张从古老的文化艺术中汲取营养，对当前如何深入发掘陶瓷文化提出建议，对现代设计艺术也有较深远的影响。对研究山东陶瓷艺术的发展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将为传播和发扬陶瓷文化做出必要的贡献。

魏 嘉

2015年12月于济南

目 录

第一章 原始社会的山东陶器艺术

第一节 山东原始红陶艺术 / 1

第二节 大汶口文化陶器艺术 / 5

第三节 龙山文化黑陶艺术 / 16

第二章 从岳石到商周时期的山东陶瓷艺术

第一节 岳石文化时期的陶艺术 / 34

第二节 商周时期的山东陶瓷艺术 / 39

第三章 秦汉至北朝时期的山东陶瓷艺术

第一节 如生的世界——陶塑艺术 / 49

第二节 秦汉至北朝时期山东瓷窑的发展 / 58

第四章 隋唐五代时期山东陶瓷艺术

第一节 淄博地区隋唐五代陶瓷艺术 / 67

第二节 泰安地区隋唐五代陶瓷艺术 / 79

第三节 鲁南地区隋唐五代陶瓷艺术 / 86

第五章 宋金元时期的山东陶瓷艺术

第一节 宋金元时期淄博地区的陶瓷艺术 / 101

第二节 宋金元时期的鲁南及鲁北地区陶瓷艺术发展 / 117

第三节 宋金元时期泰安地区的陶瓷艺术发展 / 138

第六章 明清时期的山东陶瓷艺术

第一节 淄博陶瓷生产重镇地位的确立 / 144

第二节 明清时期山东陶瓷艺术特色 / 152



第七章 民国时期的山东陶瓷艺术

第一节 山东陶瓷艺术的蓬勃发展 / 169

第二节 淄博陶瓷产业的历史性变革 / 175

第八章 蓬勃发展的当代山东陶瓷产业

第一节 当代山东陶瓷艺术的多样化发展 / 178

第二节 当代山东瓷器品种的多样化演变 / 182

参考文献 / 197

附录1 山东地区中国陶瓷大师名录 / 204

附录2 山东地区部分陶瓷艺术大师介绍 / 205

图片来源 / 211

附图 历代山东地区主要窑址分布图 / 229

感谢单位 / 232

后记 / 233

第一章 原始社会的山东陶器艺术

据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资料证实,山东陶瓷艺术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后李文化时期,历经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到龙山文化时期,工艺水平达到鼎盛期。在长达数千年的原始社会里,山东陶器由单一到多样、由简单到复杂,艺术水平逐渐提高。丰富多彩而又颇具特色的陶器造型与纹饰,使得山东原始陶器艺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

第一节 山东原始红陶艺术

一、后李文化陶器艺术

后李文化陶器有相当一部分采用粗加工的天然粗土制成,夹砂陶较多,器物类型较为集中,主要以深腹圜底釜为典型器类,另外有釜(图 1-1)、钵(图 1-2)、盆、罐(图 1-3)、瓶、壶等类型器物。“在圜底器中有一种形制较为特殊,它们底部附加有 3—8 个数量不等的矮小乳状足,这些乳状足也起到稳固器物的作用,为山东地区后来发达的三足器的滥觞。”^①



图 1-1 后李文化陶釜



图 1-2 后李文化陶钵



图 1-3 后李文化陶罐

(一) 后李文化陶器纹饰艺术特点

后李文化时期陶器色彩、纹饰和造型都有自己的艺术特点,该时期陶器的颜色以红色和红褐色为主,因为烧制的温度较低,所以器壁内外都有灰、黑、黄色的斑块。后李文化时期陶器纹饰主要有匕戳纹、压划纹、指甲纹和手捏纹等,装饰部位一般集中在双层叠沿外唇部、器釜外沿等。后李文化时期稍大型器物

^① 邵文臣、王芬:《齐鲁文明初曙:从沂源猿人到北辛文化》,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76页。



流行叠唇式样，即口沿部分反叠成双层，而反叠部分的外缘或刻画短条形纹，或戳印各种不同的纹饰。有些器物（如陶釜）在其腹部粘贴一周的泥条以起到加固作用，并且在泥条上按压成波浪状或锯齿状。后李文化时期还有其他的一些较为少见的纹理，如绳纹，多见于敞口器的口沿部。

（二）后李文化陶器造型艺术特点

后李文化时期的器皿造型，整体呈现厚拙、古朴之风。陶器主要为圜形底，有少量平底器和圜底器，三足器极为罕见。圈足常出现在小型器皿上，有圜底附加泥条捏抹制成。器型不太规整，器口圆度较差，口部较大的器型多用双层叠唇或者用泥条堆纹加固。器物通常较大，相当一部分器物口径和高度分别可达40—50厘米。

圈足多见于小型器皿，是由圜底附加泥条捏抹而成。器形不甚规整，器口圆度较差，较大的器形口部多用双层叠唇或泥条堆纹加固。器物个体一般较大，相当一部分器物的口径和高度分别可达40—50厘米^①。该时期陶器造型较为简单，艺术水平较低，实用性原则为其造型制作的出发点，如出土于西河遗址的后李文化时期的陶拍（图1-4），材质为夹砂红褐陶，属于工具类，形体截面呈圆形，两端呈蘑菇状，端面平整，表面有使用痕迹，造型简单。^②另外还有一类特殊的器皿，其造型模仿生活中的动物，形态有趣生动，如出土于西河遗址的陶猪（图1-5），体径4.4厘米，残长14.4厘米，夹砂红褐陶，经捏塑而成。猪头部的造型呈尖锥状，嘴闭合并向前突出，鼻孔成圆形，眼睛细长，双耳对称，后半段残缺不全，但从其残余部分依然可以感受到其造型的生动有趣。



图 1-4 后李文化陶拍



图 1-5 后李文化陶猪

二、北辛文化陶器艺术

继后李文化陶器艺术之后，山东地区的原始陶器艺术影响较大的是北辛文化陶器，主要分布在泰沂山东南北两侧一带，最早发现于滕州市的北辛遗址。这一时期的陶器艺术不管是从造型上还是纹饰上都逐渐丰富起来，这得益于制作工艺的进步，也与人们需求的改变是分不开的。

北辛文化陶器的陶胎有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种，根据陶器功能来选择不同的陶质，以夹砂黄褐陶为主，有相当数量的泥质陶，并呈现出由早到晚逐渐递增的趋势，泥质陶中有典型的红陶衣。陶器的制作技术出

① 王永波、王守功、李振光：《海岱地区史前考古的新课题——试论后李文化》，《考古》1994年04期，第249页。

② 谢治秀主编：《山东重大考古新发现》，济南：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现了较大的进步,采用泥条盘筑法的同时出现了慢轮修整器物的工艺,为后来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快轮制陶技术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彩陶的出现,开启了山东地区彩陶艺术的先河。

(一) 北辛文化陶器纹饰的艺术特点

北辛文化时期的陶器在继承后李文化的基础上,纹饰开始逐渐丰富起来,虽然仍以素面为主,但产生了该时期独具特色的装饰,如并列多条窄泥条堆纹、指印纹、压印纹等(图 1-6),中期阶段窄堆纹装饰更是盛行,并以成组分布最具特色,北辛陶鼎口沿外侧的齿状附加窄堆纹也较为流行。另外,还有少量的乳钉纹,多饰于鼎的足跟部。各种纹饰的逐渐出现和造型种类的丰富,表明了此时的陶器已经被赋予了较多的审美价值。



图 1-6 北辛文化指甲纹红陶钵

(二) 北辛文化陶器造型艺术特点

北辛文化的陶器造型,主要有鼎、釜、钵和小口双耳罐,流行圜底器和三足器造型丰富多样的陶鼎为其代表性器类,还有后李文化陶器中未曾出现的三足碗、小口双耳壶、小口扁腹壶、红顶钵、漏器和陶勺等。

三、后李文化与北辛文化陶器艺术的比较

北辛文化承接后李文化而来,两种文化的陶器艺术,在纹饰、工艺、造型及器物类别等方面也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时代特点。

(一) 后李文化与北辛文化陶器艺术特征

从陶器胎质上讲,北辛文化陶器以夹砂黄褐色陶为主,泥质陶数量也较多,并呈现出由少增多的趋势,泥质陶中的红陶衣比较典型。后李文化陶器则主要为夹砂红褐陶。

从纹饰类型来讲,后李文化的陶器基本以素面为主,除了极少数陶器腹部有 2—3 周并列横泥条窄堆纹外,仅在部分器物的沿口处有泥条堆纹及按压指甲纹、匕戳纹、压划纹和少数的绳纹。而北辛文化则以装饰纹样的丰富多变著称,由最富特色的并列多泥条窄堆纹及压印纹、划纹、锥刺纹、篦刮纹等组成重叠人字纹、横列人字纹、网状纹、三角纹。除此之外,还有并列、横列的曲折线等丰富多彩的装饰纹样和密集乳钉纹、席纹,这些纹饰很少见于后李文化。后李文化的绳纹和提梁式唇鬲等在北辛文化中也没有发现。

从陶器器形来看,后李文化的陶器主要为圜底器,约占总数的 95%,另有少量的平底器和圈足器,三

足器极为罕见。^①北辛文化则流行三足器和圜底器，少见平底器，未见圈足器。后李文化以深腹圜底釜为其典型器类，总数约占全部陶器的 80%。北辛文化则以丰富多彩的陶鼎为其代表性器类，出土量约占全部陶器的一半以上。除此之外，北辛文化的三足碗、小口双耳壶、小口扁腹壶、红顶钵、漏器和陶勺等均不见于后李文化。后李文化的叠唇釜、堆纹釜、敞口平底罐、高领束颈瓶、小口高领壶、圈足器和箕形器也不见于北辛文化。

从工艺水平上来讲。后李文化的陶器均为手制，陶质很差，烧成温度及器型的规整程度均不及北辛文化，大型器皿的口部因陶质松散而多经加固处理。不见泥质陶，表明当时的居民还没有或没有充分掌握淘洗技术。

后李文化与北辛文化陶器相似器物的用途，风格也有一定的差异。如后李文化的深腹罐形釜在造型上近似于北辛文化的深腹圜底罐，但前者为炊器，后者为盛器；前者口沿部或折叠为双层，或用泥条加固，后者则无此种现象。前者的敛口钵均夹砂陶，较厚重，多为圆唇；后者的敛口钵则均为泥质陶，制作较为精致，多为尖唇。前者的陶支脚为实心的弯牛角状；而后者则以“猪嘴形”为其主要特征。如图 1-7 为四类两种文化的陶器形态比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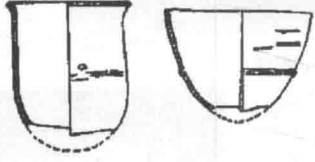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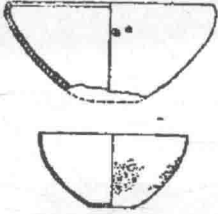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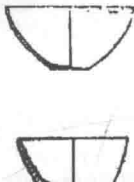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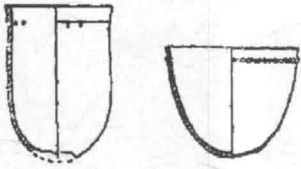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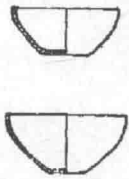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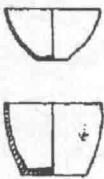
类别	罐 釜 类	钵 类	碗 盂 类	罐瓶类
北辛文化				
后李文化				

图 1-7 后李文化与北辛文化陶器比较图

（二）后李文化与北辛文化陶器艺术的联系

从造型风格上说，北辛文化的深腹圜底罐与后李文化的深腹罐形釜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其他如钵、盆、小口罐也与后李文化的钵、碗、浅腹釜形鼎等造型相似，应有一定的联系。后李文化与北辛文化都流行圜底器，都有少量的平底器，北辛文化发达的三足器也可在后李文化中找到祖型。

另外，北辛文化最富有特色的并列多条窄堆纹在后李文化中已经初露端倪。虽然二者在数量上、繁简程度和装饰方式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区别，但在多条并列窄堆纹这点上却是一致的。两者的制陶工艺虽有高低之别，但北辛文化早期的分段手制和火候较低与后李文化较为接近。二者都有较多的指甲纹和一定数量的夹蚌陶，这也是一种共有的习尚。

① 王永波、王守功、李振光：《海岱地区史前考古的新课题——试论后李文化》，《考古》1994 年 04 期，第 252 页。

第二节 大汶口文化陶器艺术

大汶口文化陶器是在北辛文化陶器上发展而来的，在山东地区历时近两千年，大汶口文化的物质遗存极为丰富，其中尤以陶器为最。“大汶口文化以山东中部地区为中心，广泛分布于山东、苏北和豫东地区。”^①各区域出土陶器反映的文化面貌不尽相同。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陶器艺术也发展出其独特的风格特点。

一、大汶口文化陶器的纹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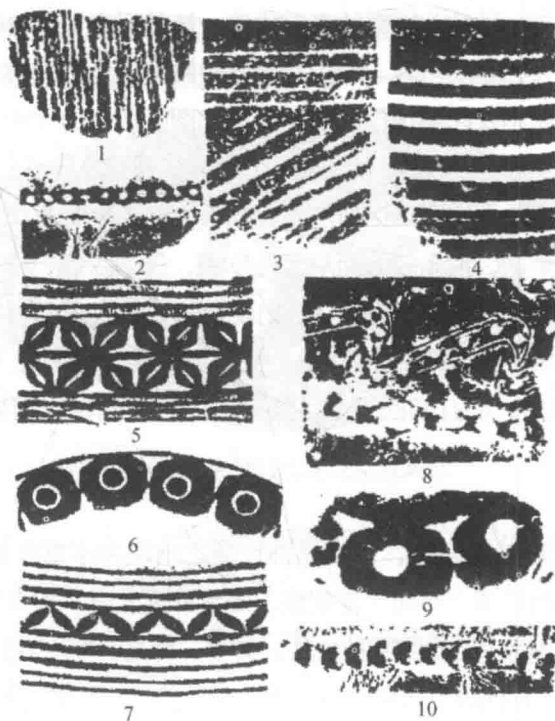
随着陶器技术与艺术的不断进步，经历了后李文化与北辛文化时期的发展，到了大汶口时期，无论是陶器造型还是纹饰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纹饰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大汶口文化陶器的纹饰反映了在当时社会背景下人的精神世界，是集合了人们意识和观念的视觉化形态，与陶器的造型艺术是平行发展的，二者以协调美的形式融合，共同将陶器的美感呈现出来。山东大汶口时期的陶器纹饰在分类上可分为素陶装饰和彩陶装饰两类。

（一）大汶口文化陶器纹饰的种类

1. 素陶纹饰

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素陶纹饰常见有弦纹、划纹、镂孔、锥刺纹、压纹、篮纹、绳纹等几种样式（图 1-8），其中弦纹、镂孔最为流行，其装饰技法有刻画、雕镂、压戳、拍印、压划、堆加（陶泥）、轮旋、捏塑等。



1.细绳纹 2.链式附加堆纹 3.篮纹 4.凹弦纹 5—7.刻纹与弦纹 8.划纹 9.镂孔 10.锯齿式附加堆纹

图 1-8 大汶口文化部分素陶纹饰拓片

^① 张光明、芦琳琳：《海岱地区文明形成进程的考古学研究——兼论鲁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序列、特征与社会性质》，《管子学刊》2004 年 01 期，第 70—80 页。



大汶口文化陶器弦纹可分为凹弦纹和凸弦纹，凹弦纹多由旋一道或数道平行阴线构成，偶尔见到作螺旋形的。凸弦纹则多由一道或几道平行凸棱构成，常出现于器腹中部。这类几何纹饰常饰于罐形鼎、盆形鼎、孟形鼎、盆、罐、杯等陶器的肩、腹或柄部。

大汶口文化时期镂孔具有较强的视觉层次感，镂孔形状主要有圆形、三角形、菱形、楔形、长方形、长条形等几种简单的几何形，通过雕镂而成。其中，除了构成编织纹排列外，大多采取对称排列这一较具协调美的布局手法，用圆形、菱形、三角形或长方形排列成各种纹样，或用圆形、三角形及其他形状相间组合。

大汶口文化陶器划纹系用尖刃或窄平刃工具在器表划刻而成，主要的构成形态有直线、横线、斜线、水波纹、正三角形纹、网纹等，三角形纹中有的还在三角形内刻画平行斜线，网纹则有矩形、菱形两种。这类几何纹饰多饰于器盖，釜形鼎、盆形鼎腹部及鬲釜。

大汶口文化时期堆纹是素陶纹饰中的常见纹饰之一，多饰于鬲腹部、足背、鼎腹及足跟，其他器的口沿、肩部、腹部也比较常见。堆纹的构成形态较为丰富，有的只堆泥条，有的为链式或齿状，有的为乳丁状，有的为鸟嘴形突纽（可能兼作器纽），有的为鸡冠形（兼作器耳）。而其中最富有本地特色的是在中期出现的铆钉状圆饼饰，铆钉状圆饼饰出现的年代比铜器出现的年代早得多。因此，我们认为这是大汶口人独创的一种装饰艺术。^①

大汶口文化锥刺纹系用尖刃工具在器表上刺剔楔形、圆点和三角形纹样，多饰于豆、高柄杯的柄部或罐腹中部。篮纹、绳纹在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并不多见，其在加工时候主要用带有纹样的陶拍拍印而成。篮纹常饰于部分鼎、罐、厚胎缸和尊等器形上，而绳纹则主要饰于大口尊上。

另外，大汶口文化时期还有一种较为特殊的素陶纹饰。按其形态可以分为写实和写意两种，中期以写实为主，到了晚期写意形式也开始逐渐出现。如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的陶尊上腹部所见的带柄石斧、石觥图则为写实类型。这些纹饰可能不仅起装饰作用，还可能起图画语言的作用。另外，鸟头形纹饰是较为特殊的一种纹饰，主要指高柄杯盖的鸟头形纽，由陶泥捏塑而成，整体线条洗练、流畅。

总体来讲，大汶口陶器的素陶纹饰开始逐渐丰富起来，该时期纹饰不管是几何纹饰还是非几何纹饰，都各有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早期，线条较为简单而且草率，仅见弦纹、锥刺纹、划纹、小镂孔等几种；中期，纹样开始逐渐增多，构图复杂且线条规整，新出现篮纹、堆纹、压纹、大镂孔编织纹、铆钉状圆饼饰等；晚期，工艺经早期、中期的发展已逐渐成熟，纹样多样化，规范化为其显著特点，除了大镂孔编织纹绝迹以外，大都被后来沿用，而且凹凸弦纹、篮纹、铆钉状圆饼饰明显增多，并新见绳纹、捏塑鸟头饰。

2. 彩陶纹饰

大汶口文化中期，彩陶突然兴盛起来，彩陶纹饰也随之出现并丰富多彩起来。大汶口时期的彩陶纹饰，技法娴熟、色调对比强烈而协调、布局严谨规整、图案朴素大方。大汶口文化时期陶器装饰，人们对白色有所偏爱，所以在彩陶装饰时主要使用两种技法，其中一种是，“涂白色陶衣为地，然后在白地上画黑或红彩；另外一种则是将白色与其他颜色搭配使用，构成两层甚至三层的复彩”。^②

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工，娴熟的运用构成规律，多色并用，组成纹饰，使大汶口文化彩陶器颇富地方特色。大汶口文化陶器纹饰经历了由简单到繁复再回归简单的过程，纹饰以植物纹和几何纹为主。“纹饰的

① 吴诗池：《浅谈大汶口文化陶器》，《考古与文物》1987年01期，第52页。

② 栾丰实：《海岱地区史前白陶初论》，《考古》2010年04期，第58页。



样式主要有花瓣纹、八角星纹、菱形纹、卷云纹、折线纹、人字纹、斜线纹、平行线纹、云雷纹、太阳纹、水波纹、圆点纹、圆圈纹、‘田’字纹、‘井’字纹、宽带纹、网纹、辐射条纹、三角纹、连弧纹、母字编织纹、饕餮纹、方格纹、贝纹、漩涡纹、勾连纹、连栅纹等。”^① (图 1-9) 大汶口文化陶器纹饰图案一般与器件相协调, 图案结构复杂, 大都用平行线作为间隔, 中间绘有网纹或三角纹。大汶口文化陶器代表性纹饰有折线纹、花瓣纹、八角星纹和勾连回旋纹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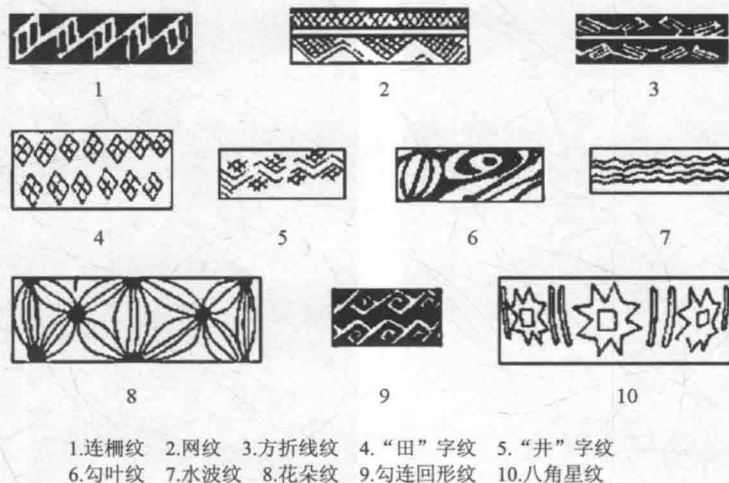


图 1-9 山东大汶口文化主要彩陶纹样

大汶口文化陶器温室中的花瓣纹一般由组合连接巧妙的花瓣、圆点和线条组成连续的图案, 其装饰部位集中在盆、钵、器座、壶或罐上面。如大汶口遗址出土的花瓣纹陶钵 (图 1-10), 白底上绘深红色和黑色弧线的三角形、直线, 组成球形或者呈圆灯笼状的图案, 具有一种韵律感。^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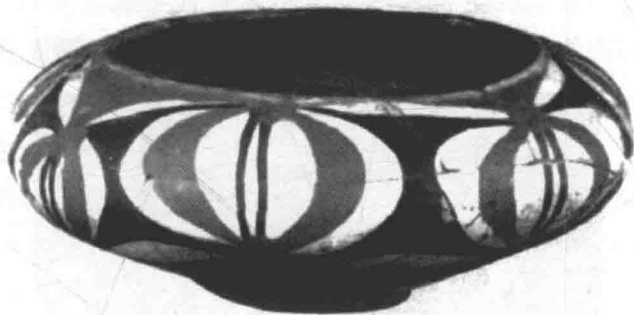


图 1-10 大汶口文化花朵纹陶钵

八角星纹是大汶口文化所独有的纹样, 一般绘制在陶盆或陶豆的外表面。如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八角星纹彩陶豆 (图 1-11), 通体为深红色陶衣, 腹部深红色陶衣上绘有 5 个白色方心八角星状图案, 八角星之间以两列竖线分隔, 重复排列, 呈现一种秩序感。圈足绘制一圈白色折线图案, 唇口上部以熟褐、赭红色彩绘半月形图案, 并以竖线相间隔, 呈现出规则的重复之美。而对于八角星纹饰的解读很多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有学者认为是“光芒四射的太阳”, 但中间的方形太阳则让人无法理解; 因此也有很多给出这样的解读: “中间的方心象征大地, 方心的四条边表示四方, 四条边上的八个角则表示八方。外侧为天, 内心是地, 双重的四

① 张云:《大汶口文化彩陶》,《南方文物》2007 年 03 期,第 125 页。

② 何德亮:《大汶口文化彩陶的艺术特征》,《东南文化》2008 年 04 期,第 6 页。



面八方，两者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天圆地方。”因此八角星含义并非太阳，而是大地的象征。^①

涡旋纹在大汶口文化彩陶装饰中也较为常见，为水纹的一种，用线条表现出水流产生的漩涡现象，再加上色彩的变化，整体呈现线条流畅、色彩艳丽的风格特点。装饰部位大多集中在鼎、壶，以及单把杯腹部，颜色搭配有黑地白彩，也有红地白彩（图 1-12）。



图 1-11 大汶口文化八角星纹彩陶豆



图 1-12 大汶口文化漩涡纹彩陶鼎

大汶口文化彩陶的装饰，常在深褐色的陶衣上，绘制白色方形图案，环绕彩陶器表扁腹钵、釜的上腹部或豆的盘柄处较为常见。如绘制有云雷纹的釜（图 1-13），其为泥质红陶，唇面装饰有用熟褐色和白色两色相间绘凹边三角形组成的叶形图案，腹部深红色的底子上，绘有 6 个等距的褐色圆形，每个圆形又以 8 个方心白色云雷纹组成团花状图案，再以白色“几”状线勾连各组团花。图案整体颜色艳丽、醒目，构思颇为巧妙。



图 1-13 大汶口文化云雷纹彩陶缶

大汶口文化彩陶中常见一种网纹，其绘制部位主要集中在背壶、鼎、杯、罐、盂等器物表面。网纹还经常与三角纹相间，如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彩陶背壶（图 1-14），口沿部涂环装黑彩，颈肩部绘锯齿状对应的三角网纹或黑地白彩的简单涡纹，上下界以白色弦纹或白丝形成的红地环行线，腹部绘黑彩镶边的三角形

① 栾丰实：《海岱地区彩陶艺术初探》，《海岱地区考古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178 页。



或网状线填充的三角形，相对交错，底部装饰黑地白色圆点纹，或露出红色陶衣底部。



1.彩陶背壶



2.网纹彩陶背壶

图 1-14 大汶口文化三角纹、网纹

大汶口文化彩陶装饰纹样，除了花朵纹、网纹等纹饰外，勾连纹、折线纹、水波纹也较为常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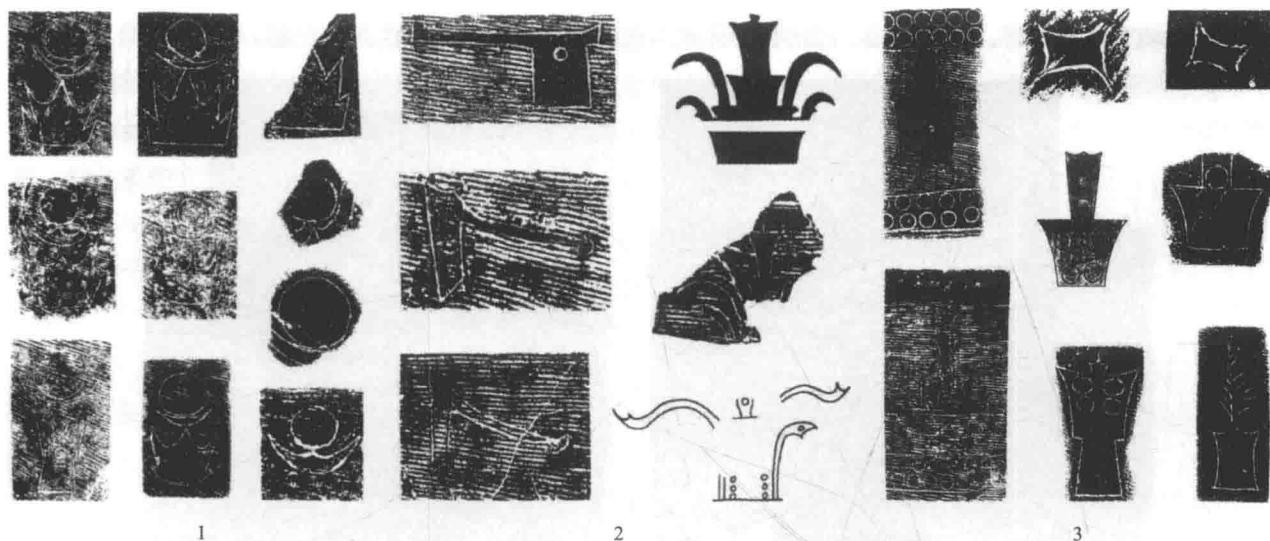
勾连纹主要由圆点、勾叶、等边三角形线条等为骨骼构图，在用色上除了个别的为单彩外，其他大多数为红褐或红黑两色，该类纹饰多装饰在盆、钵上面。折线纹以首尾相接的方折线组成，一般绘制在红色或褐色的底子上，扁腹钵的上腹部较为多见。而水波纹一般则是由一条或者多条横向弯曲的线条平行排列组成，因其形态类似水波状而得名，多为红地黑彩，常见于鼎的腹部。

3.大汶口文化陶尊文字图形

大汶口文化陶尊文字图形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艺术现象，多年来一直吸引着艺术界的研究兴致。研究者对这种图形所蕴藏的远古观念，做出了多种考评和阐述。

从大的方面来分类，可以分为 8 大类别：第一类，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的图像。上部为一个圆，中部为一月牙形态，或解读为火焰的形态，下部为有五个峰尖的山形（有的为此类的变体）（图 1-15）。这一类图像的数量最多，陵阳河、前寨遗址都有发现。^①第二类，由上、下两个部分的图形组成的图像。上部为一圆圈，下部是月牙或火的图形。这一类图像的数量也比较多，在陵阳河和大朱村等遗址均有发现。第三类，带柄的玉石钺的正面摹画。钺为长方形，有孔，直柄，尾端有方形突起。此类图像仅发现于陵阳河。第四类，带柄石钺的侧面摹画。钺的身体较厚，一面有斜长刃（偏锋），器柄略微弯曲，后端有图形或半圆形饰物。第五类，四条边内弧的四边形图形，其中一个角的连接处线条衔接不严密（有人据此认为是吹奏的乐器的摹画）。第六类，一高台正中种植一棵树状植物的图形。从上（树状植物）、下（中间凸起的高台）两部分的比比例看，植物与高台的高度相若而略高，植物应是树木。第七类，羽冠状图像。两侧各插两片上端向外弯曲的羽毛，正中有一个呈阶形内收的高台状饰物，顶端正中上凸。此类图像的数量也较多。最后一类，台形图像。形状近似有肩的石铲，两侧呈阶状内收，顶端中部向上尖凸。此类图像之上多数涂成朱红色，并且在其内部刻画有数量不等的圆圈。

① 栾丰实：《大汶口文化：从原始到文明》，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 年，第 105 页。



1.大汶口文化的图像文字之一 2.大汶口文化的图像文字之二 3.大汶口文化的图像文字之三

图 1-15 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尊图像

(二) 大汶口文化陶器纹饰的艺术特点

大汶口文化时期，彩陶纹饰样式丰富多彩，陶器纹饰的发展经历了由简单到繁缛，再由繁缛到简单的过程，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彩陶艺术。这些彩陶纹饰结构复杂巧妙、题标丰富多样，能够随着器形的变化而做出相应设计，注重实用与美观的结合。

1.彩陶纹饰主要采取动的形态

大汶口文化彩陶纹饰多展现出一种动态之美，以各种样式的形态及组合反复循环，以静态的纹饰突破固有空间的限制，给人以生机勃勃律动持久的动势。这种充满动态之美的彩陶纹样在大汶口文化彩陶装饰中广泛应用，并在中国传统图案中沿用发展。

另外，彩陶图案的斜线式也是一种具有动感的格式，如果说旋式是曲线的流动，那么斜线式则是直接的冲动^①，大汶口文化时期，彩陶图案中的波状、折线、之字形等格式都属于斜线式。大汶口文化彩陶图案还运用多种波状线、折线、之字形线，以多样的组合方式让人感受到原始先民奔腾不息的旺盛活力和不朽的创造力。

2.协调的纹饰与装饰部位关系协调

大汶口彩陶纹饰，注重讲究整齐、对称、均衡、统一等形式美法则，形成纹饰较高的协调美感，体现出大汶口时期人们朴素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手法。大汶口文化彩陶纹饰和装饰部位具有协调美，彩陶纹饰的装饰位置较为固定化，一般不会采用上、下通体饰彩的布局方式，而通常饰于器物的中上等显著位置，尤其在肩部多饰以丰富多彩的图案，而下腹部及底部除了少数的器物会有较为简单的花纹图案外，绝大多数没有纹饰图案。这与古代人的席地而坐等行为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装饰在器物容易被人看到的部位，能起到更好的艺术效果。如彩陶盆、钵、豆等器物，其装饰部位往往被设计在口沿和腹部以上，最佳的视点在彩陶的上方，从而保证了彩陶装饰的艺术效果和艺术感染力。

3.装饰纹样具有重复之差

大汶口文化陶器装饰利用点、线、面三种造型元素，重复组合构图，充分展现其重复之差。由线组合

① 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10页。